

「文化贵阳丛书」

特邀专家 / 濮振远

郭千里 远叙 郑荣晴 著

一座城的 穿越

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贵阳市社会科学院
组织编写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座城的 穿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座城的穿越 / 贵阳市社科联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221-11895-0

I. ①一… II. ①贵… III. ①贵阳市—地方史 IV. ①K29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9238号

责任编辑: 张良君 代 勇

装帧设计: 杜慧敏 李昌福

一座城的穿越

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贵阳市社会科学院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 刷 深圳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60 mm 1/16

字 数 150千

印 张 12.37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1895-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定 价 28.00元

总序

远古沧桑，从茫茫大海中升腾起海拔 1200 多米的贵州高原，镶嵌在岩石中的古化石，折射着世纪之光的岩溶，书写着高原的神秘……

600 多年前，地处黔中的这块大地，由土围变成石墙建立了贵阳这座城邑，生活在这里的 38 个民族的文化交融，以及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形成了贵阳独特的多元包容文化。为了更好地让筑城人民较为系统地、深入地了解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这座神秘的高原城市，去触摸贵阳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贵阳市社科院组织编写了一套《文化贵阳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丛书》共分为 5 册，第 1 册以大开大合的笔法，以各朝代典型的人和事，从远古沧桑一路走来，展现着一座城的历史穿越；第 2 册细述贵阳的楼台寺塔、碑刻摩崖、历史遗址、名人墓葬及战争留痕等，这些宝贵的人类遗产是镌刻在大地的史诗；第 3 册以贵阳特有的自然地理和喀斯特地貌，给予人类最适宜生活的气候，向人们展示着独特的美丽画卷，这分明是大自然的天工；第 4 册以新的视觉去欣赏多民族的民俗风情，包括他们的居屋、服饰、节庆以及饮食文化，努力去探索其产生的源泉及历史的演变；第 5 册则是从历史的发展中去书写古往今来贵阳的历代的文化名人，去感受他们给予我们的文化大餐、诲人不倦的魅力和科学的伟力……

《丛书》力求用新视角、新观点、新探索的写作方法，多角

度地追寻那离我们远去的历史文化轨迹，力求体现《丛书》的权威性、系统性、知识性及探索性，努力将《丛书》打造成文化贵阳的精品。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贵阳历史文化的发掘，撰写新的贵阳文化丛书的工作还将继续，这是我们共同期待的。

《文化贵阳丛书》编委会

2013年12月

序

写一座贵州省城贵阳的历史文化并非一本小册子就能完成的。

本书以讲故事的形式，从小切入，如讲开阳2003年8月的一次考古，这是贵州考古史上的一个惊天消息：位于贵阳市开阳县哨上乡土桥村把关组打儿窝发现史前遗址，它将贵阳的文明提前到15000年前。

讲“三线”建设的人口大迁徙，是从一个搬迁厂职工在大山丛林间集体包饺子吃午饭的故事切入，然后去说“三线建设”的大背景，搬迁企业的艰辛创业和喜怒哀乐……

讲各朝各代的人和事，选择典型的人物，细细道出他们的故事。然而我们并非只想告诉读者这些小故事，虽然有时还用了一些调侃的语言，然而，这些都并非是戏言，而是尽可能以史料为据。同时我们采用了大开大合的笔法，去书写故事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在资料的选择上，不求其全，而是通过详略取舍，把笔头的重点，放在了那些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人或事上，而其他的也许只有寥寥数语。人们完全可以通过那些典型去触摸到贵阳的历史文化，这是我们所期望的。

还值得一说的是夜郎文化，这至今尚是一个充满神秘而又争议纷纷的“领域”，我们打破通常以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贵阳城改土墙为石墙时作为文化贵阳的起始点的惯例，大胆地用笔去触摸这段令人魂牵梦萦的历史领域，去探讨古夜郎的范围；从史书中找依据，去论证贵阳地处黔中，是古夜郎的一部分；去介绍古夜郎研究的不同观点；去探索论证“筑”这个简称，也是5弦乐器之名，而非管乐的“笙”；并通过《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考证，对“夜

郎最大”和“夜郎自大”作了甄别。努力追寻着这失去的古代文明……

在探讨贵阳的包容文化时，用历史上屯堡、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地域特点以及“三线建设”时期人口向大西南内迁的历史，去说贵阳人口的多元化的形成是贵阳多元文化的历史渊源。

要写《一座城的穿越》是不可穷尽的，我们设计了一章“第一”的历史穿越，依然是详略搭配，开开合合：

讲贵阳交通的历史变迁，从贵阳还没有公路时就从外地抬进来第一辆汽车讲起；第一条铁路修了20年；第一个机场是团坡桥一个体育场改建的。然后，中间略写，径直穿越到现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现代的交通通讯已使贵阳越过大山，拉近了走向世界的距离。

讲贵阳的教育，从讲第一所小学、第一所中学、第一所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一下子穿越到现在，概述贵阳整个教育发展的规模，给人以巨大的反差，让人们去领悟时代的发展，沧桑的巨变……

我们也许不知道人们对这样的表现手法是否能接受，或者是赞同，或有不同意见。但我们愿意去作这样的尝试，因为我们发自肺腑地想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份新的文化之餐……

我们以序的形式，把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表达形式告知读者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

编者

2013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夜郎竹王的帷幕	01
	第一节 / 西南夷夜郎最大	04
	第二节 / 夜郎竹王的传说	09
第二章	一座土城的回溯	13
	第一节 / 秦皇汉武筑道过	14
	第二节 / 宋太祖一声“贵州”	20
	第三节 / “顺元”不是个传说	22
第三章	石城的沧海桑田	29
	第一节 / 明朝在贵州的事	30
	第二节 / 从贵州到贵阳府	43
第四章	清朝治下的贵阳	49
	第一节 / 城头上下风来云去	49
	第二节 / 一个有故事的城市	74

第五章

渐行渐远石头城

83

第一节 / 辛亥革命在贵阳

83

第二节 / 民国多变的筑城

94

第六章

移民与包容文化

103

第一节 / 屯堡与自由移民

104

第二节 / 抗战后方人潮涌

108

第三节 / “三线”建设大内迁

120

第七章

“第一”的历史穿越

127

第一节 / 艰难的天堑通途

128

第二节 / 教育的历史跨越

145

第三节 / 井中自有文化在

178

第四节 / “市井”中的变迁

181



第一章

夜郎竹王的帷幕

要了解一个城市的独特文化内涵，就要追溯这个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贵阳——这个贵州省的省会城市，其历史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

2003年8月，传来了贵州考古史上的一个惊天消息：位于贵阳市开阳县哨上乡土桥村把关组打儿窝发现史前遗址。

这是贵州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受贵阳市公路局委托，对贵开公路进行文物考古调查时的一项重大发现。

9月17日，贵州省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人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也是贵阳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



贵阳市开阳县一隅。

打儿窝崖厦古人类遗址，位于开阳县南江乡土桥村南江峡谷东南端打儿窝半山腰的一个崖厦内，距贵阳市东北约 57 公里。该遗址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 度 57 分、北纬 26 度 55 分，海拔 1023 至 1025 米，总面积约 177 平方米。遗址周围是山崖，山上有茂密的植被，山间有溪水，很适合古人类居住。

在发掘现场，据工地负责人王燕子介绍，现发掘的面积为 16 平方米。目前 F 区的发掘深度已接近 3 米，划分为 9 个地层单位。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石制品、骨器、角器、陶片、烧骨、动物骨骼等文化遗物和墓葬、灰坑、灰堆等遗迹现象。

墓葬分布极为密集，在 16 平方米的面积内已发现 11 座墓葬，其中有两座婴儿墓，多数墓葬骨架保存十分完整。根据出土物，初步推测 1 至 4 层属新石器时代及以后的文化堆积；而第 5 层开始即为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堆积。地层堆积到底有多厚，发掘将持续多长时间，目前仍无法预测。



当发掘到 4 米多深时，出土器物中有大量的动物骨骼。

考古专家对文化层堆积情况进行了推断，认为这个普通的崖厦把贵阳的历史推进到 15000 年前。

遗址发掘仍未止步，发掘正向深度推进：从 4.35 至 4.55 米深时，竟然发现了 18 个文化层，在发掘的 8 个探方中，18 个文化层几乎每层都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出土器物相当丰富。

在考古发掘现场，我省考古专家面对 18 个文化层，从文化层中的器物提供的历史信息，把尚未启封的史书一页页打开：

“第 1 层最晚包含物是明代青花瓷片、明代瓦片等，推测大致年代为宋明时期”；“第 2 层最晚包含物是东汉晚期的‘剪轮钱’，

由此推断此层大致年代为东汉晚期以后。”

“第11层至第18层，虽仍以打制石、骨器为主，但包含物在逐层减少，到下面几层已不多见，原始特征也更明显，推断大致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

从开阳打儿窝古人类文化遗址18个文化层推断，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宋明时期以后，大致可从15000年至8000年至700年以后。

在发掘中，考古专家在遗址中发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很特殊的圈纹陶器残片。在石器中发现了形似男根的磨制石器，这些都透露出全新的古人类信息，有待研究破译。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红光兴奋地说：“种种迹象表明，此次考古发掘已让我们看到省城的历史，并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段迷人的历史……”

2009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进一步发掘。认为该遗址是一处涵盖了距今约15000年以来，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堆积为主，历经新石器时代、秦汉、魏晋，一直到宋元明清时期的古人类遗址。其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完整性、以及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目前在黔中地区可算得上是首屈一指。

遗址除了出土大量的石器和陶片之外，还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骨角器，器形包括骨铲、骨锥、骨刀以及不计其数的动物骨渣，这是该遗址最具典型的文化特征。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为碎片，很难辨认其器形。但陶片的火候都较高，纹饰主要有方格纹、绳纹、戳刺纹、划纹和少量圆圈纹。目前，该遗址已被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省考古所专家称，“开阳哨上乡打儿窝崖厦遗址的发现发掘，将‘年轻’的贵阳历史大大推前，该遗址的发掘在贵阳历史研究中有着重大的意义”。

除开阳外，在乌当、白云、开阳、修文和清镇发现了古人类文

化遗址共 28 处，把贵阳的历史延伸到 15000 年以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相当数量的古人类在这里活动，从而留下了许多他们当时生产、生活的遗迹。目前，初步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有乌当东风镇大堡望天洞等 16 处，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 10 处，认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白云沙子哨镇白洞等 2 处。从发掘的器物看，石制的有石锤、石斧、石刀等，骨制的有骨锥、骨铲等，还有部分散碎陶片。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以采集、狩猎为主，捕捞也有一定比重。这些史前文化尚待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我们拟从贵阳作为“邑”开始，以夜郎文化作为起点去探索文化贵阳的历史穿越，向读者述说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

● 第一节 西南夷夜郎最大

古夜郎建于何时何地？它包括哪些区域？多年来颇有争议，而《史记》开始撩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战国秦汉时期，今贵州之地属“西南夷”。汉化西南地区的中心在巴、蜀，蜀郡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以此为基准，把巴、蜀以西和以南统称为“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此皆巴、蜀西南徼外蛮夷也”。西夷指蜀郡以西的少数民族，大致分布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及川西地区。南夷是指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分布在云南、贵州及川南、桂西北。“西南夷”大体分为夜郎、滇、邛都、犍和昆明、笮都、冉駹、白马七大族群。

《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

什数，邛都最大^[1]。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牁榆，名为牁、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牁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迁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从上述史料看，“西南夷”的叙述是以夜郎为中心向西、北方向展开，在篇末又特别指出：“西南夷君长以什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2]。受王印的仅有两个，而滇因是“小邑”而受宠面受王印，这足以说明夜郎在“西南夷”中的中心地位，之所以这样，是着眼于“夜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夜郎人不是逐水草而居，而是围绕耕地定居下来形成若干部落，而非那些游牧部落。

《后汉书》还详尽说明夜郎国领土和主体民族的经济状况。“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从装饰看是古越人的特征。史学家认为，其后裔是今日布依、壮、侗、水、仡佬、毛南等民族。这支古越人“邑聚而居”，且“能耕田”，安居乐业。“夜郎国”实际上就是以夜郎部落为中心、由数十个小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夜郎的经济属于“耕田有邑聚”的一类，较之“随畜迁徙毋长处”和“或土箸或移徙”的游牧、半游牧经济的发展水平要高，因而“鹤立鸡群”于各君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贵州在战国秦汉时期属于“西南夷”的南夷之内，而作为地处黔中的贵阳当然在古夜郎的范围之内。

[1] 西南夷的君长多得要用十来计算，其中夜郎的势力最强大。夜郎以西的靡莫之夷也多得多要用十来计算，其中滇的势力最大。从滇往北，那里的君长也多得多要用十来计算，其中邛都势力最大。

[2] 西南夷君长多得用十来计算，唯独夜郎和滇的君长得到了汉朝授予的王印。滇是个小城镇，却最受汉朝宠爱。

黔中地区，发现普定“穿洞人”和“白岩洞人”及青龙洞人；贵阳发现“开阳人”等古人类居住、活动遗迹。尤其是平坝飞虎山遗址，时代为距今4000年至6000年，这正是古夜郎存在的时期，因而，且兰在黔中崛起是有历史渊源的，而绝非偶然。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还记载着关于“夜郎自大”的成语故事：“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是讲西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汉朝使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奉命到滇国去探寻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在滇国时，滇国王曾问汉使：“汉孰与我大？”。返回途中使臣们去拜访夜郎国王，夜郎国王也问汉使：“汉孰与我大？”。滇王问在先，且滇是小邑，远小于夜郎，为何不说“滇王自大？”。

其故事的本意是“以道不通故”，即指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才提出“汉孰与我大”的询问，这本不为奇，后来却被比喻为骄傲自大、肤浅自负的自大行为。从“夜郎最大”到“夜郎自大”，一字之差，与原意大相径庭，这无疑是失之偏颇的^[1]。

夜郎古文明在历史上的失落，却勾起了从古至今众多文人墨客、专家学者对夜郎史迹探幽的极大兴趣，其争议之声不绝于耳。唐宋时期人们始终把贵州（包括部分周边地区）作为夜郎故地。关于夜郎的诗不胜枚举。如：在杨花落尽，杜鹃声声的时节，唐朝诗人李白惊悉好友王昌龄被贬当时还很荒凉的湖南龙标时，诗人很担忧，故作诗一首：“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1] 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再无法西进。逗留期间，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汉使返长安时经过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了同样问题。这段很平常的故事后来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史记中说，是“以道不通故”所以才提出“汉孰与我大？”的询问，这与原意差之千里，实为失之偏颇。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他想把自己的思念托付明月，带给远方寂寞的朋友。李白在流放夜郎时，作诗《流夜郎闻酺不预》：“北阙圣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窜遐荒。汉酺闻奏钧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表达了诗人的心情。唐朝诗人项斯《经李白墓》亦云：“夜郎归来老，醉死此江边”。宋代著名散文家、大诗人苏轼在《沿流馆中得二绝句》一诗中云：“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纳官赎罪人何在？壮士悲歌泪万行。”这里所举的关于夜郎的诗，仅是众多著名诗人诗词中的几例罢了。

关于夜郎古都的地址，历来争议不断，有专家学者独辟蹊径，认为夜郎国时期战争频繁，疆域不断变动，其国都也不可能长久地固定于一地，应该是不断变迁，经常变化的。

有学者认为，今贵阳近郊的燕楼曾为贵阳“粮道”西南道必经之地。文物部门经过第三次文物普查和专题调查，确认花溪区境内保存有明清营盘遗址 70 多处，而燕楼营盘（公牛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花溪军事营盘和屯堡没有严格的界限，营盘遗址记载、见证了对贵州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两大重要事件：即明代开疆拓土的军事屯田，清代乾隆、嘉庆和咸丰、同治年间的军事动荡。

燕楼营盘以青石砌筑，周长约 1500 余米，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营墙高 4 至 15 米，基宽 2 至 3 米。设南、北、西南 3 门。今存建筑基址 129 间，建筑 7 栋 10 间。储水池 1 个，池壁楷书阴刻“天地生成”4 字，每字 0.2 米见方，落款“同治五年”。遗址至今保存完好。2003 年，贵阳市政府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人称此地为夜郎王城，是否有历史依据，尚有待专家学者去研究考证。

贵州民族学院的王子尧教授认为，从研究来看，夜郎的国都好像到处都是，除了沅陵、广顺、茅口等 3 个地方，牵涉到贵州省境内的还有安顺、镇宁、关岭、贞丰、桐梓、贵阳、石阡、黄平、铜



花溪区燕楼乡公牛屯古城堡，当地人称此地为夜郎王城。

仁。另外还有云南省的宣威、沾益、曲靖，以及湖南省的麻阳等地方。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在各地都发现有相关文物，证明该地为夜郎古都，这是否说明夜郎都邑处在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学者弋良俊在《夜郎探秘》一书中以史为据，以家谱、民间习俗、传说，以及夜郎王族裔生活乡寨中存在的遗迹（如金氏家谱、金筑夜郎侯、四世祖讳镛墓、裔立的金镛古墓碑等），提出古夜郎族裔在贵阳和以贵阳为中心，牵连附近县、镇的观点。

古夜郎国都究竟在哪里？几百年来的学术研究，考古发掘，广泛探索，努力追寻古夜郎这失落的文明，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至今仍是众说纷坛，尚难定论。

古夜郎文化的神秘帷幕也许才仅仅撩开一角。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夜郎文化作为贵州多元文化的一个符号，依托地处世界上喀斯特最成熟的地区之一，那些千姿百态的喀斯特天然溶洞，与“古夜郎”的神秘交织一起，成为具有独特神韵和丰富内涵的地域文化，较之曾经交相辉映的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和南越文化，更具有神秘色彩，更令人魂牵梦绕。